

按心仪的方式度过一生

□ 王辽

按心仪的方式度过一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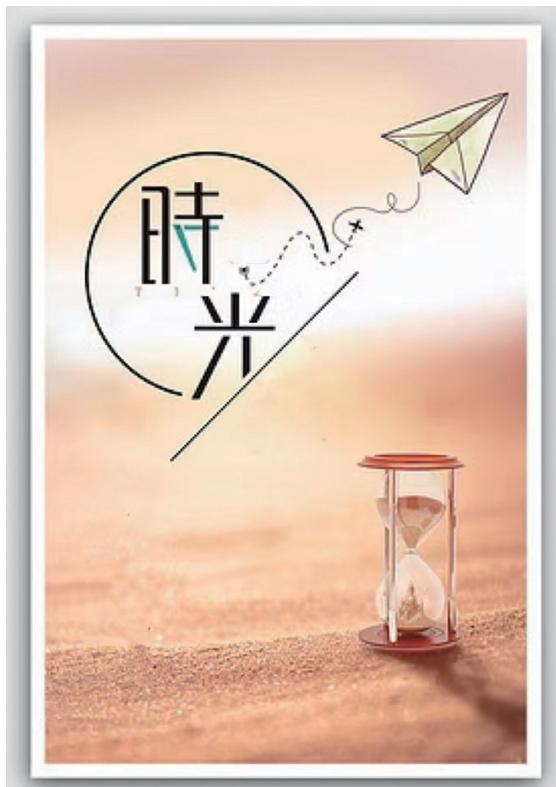
我欣赏两个特立独行的古人：《徐霞客游记》的作者、明朝的徐宏祖，还有《瓦尔登湖》的作者、美国的梭罗。我想，在灵魂层面，他们是相通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心有灵犀。他们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，度过自己的一生，应该是无怨无悔的，纵死，犹闻侠骨飘香。但有个问题不能回避：他们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钱从哪里来？毕竟每个人都无法跨越经济基础层面，直接进入精神生活领域。徐霞客终年走访名山大川，他自己不治生产，旅行费靠的是祖上的积蓄。他是个典型的苦行僧，旅行中不下馆子，不住星级宾馆，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。他的花费主要集中于两方面：购买生活写作必需品，雇导游。梭罗，是每年先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挣够全年的生活费，然后，河上漂流也好，乡野观察植物也好，结篱湖畔也好，从容优游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比较而言，我更欣赏梭罗的方式。最大限度地抛弃蝇营狗苟，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度过一生，这绝对是值得歌颂的生活理念。不过，人生在世，需要尽义务、有担当，在这个前提下，追求天地苍茫任我行的逍遥境界，才应该受到赞美。

福将

儿时痴迷于听评书，尤其喜欢里面的福将。比如《隋唐演义》中的程咬金，《岳飞传》中的牛皋，《明英烈》中的胡大海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，身材上五大三粗，学识上大字不识，秉性上鲁莽豪放加上天真可爱，运气上福大命大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最典型的莫过于程咬金了，他先是在梦中得了仙人传授的精湛斧法；瓦岗英雄聚餐时，天降巨石砸出一个地洞，他进洞探险，竟然得到龙袍玉玺，被众好汉拥戴为“混世魔王”，可谓福气满满，荣耀至极。评书艺术家们说到他们时，无论是单田芳、刘兰芳还是段少舫，一律都努力将嗓门调粗，为的是更充分地表现他们性格的粗犷憨直。为什么喜欢他们这些福将呢？第一，因为他们运气好，带给人吉祥有余的喜感。第二，因为他们虽然性格粗俗，却心地善良，少有城府，爱憎分明，没有心机，讨厌计谋。第三，因为他们不失赤子之心，时常说一些天真烂漫的话，做一些幼稚可笑的事，颇能引起年幼的我的情感共鸣。一度我羡慕他们的运气好，后来知道好运气在成功的要素中只占百分之一，艰辛的努力则占百分之九十九，那些福气大都是评书艺术家们为了吸引听众而杜撰添加上去的，于是不再羡慕他们。现在，我欣赏他们的坦荡真诚。人际交往中一切的技巧与谋略，诸如欲擒故纵、以逸待劳、金蝉脱壳等等，都不如真挚诚恳来得简洁明了，直抵人心。若说福将真有福气，那么，也许是他们的真诚与坦率让他们生活得更轻松也更快乐吧。

诗文中的叠词

读《杳杳寒山道》一诗，有点关于叠词的小感触。叠词可摹声，可摹色，可摹形，可摹态，可摹性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既富有音乐美，可以增强语言的韵律感，又可以渲染气氛，强调作者的情思，有利于表现主旨，所以自古就备受



文学家的青睐。《诗经》中的一些诗作，已经开始出现叠词：比如《关雎》中的“关关”，《蒹葭》中的“苍苍”“萋萋”“采采”。古诗十九首中的《迢迢牵牛星》一诗共用了“迢迢”“皎皎”“纤纤”“札札”“盈盈”“脉脉”六个叠词。寒山《杳杳寒山道》一诗，每句句首都用叠词，一共用了八个叠词，分别是“杳杳”“落落”“啾啾”“寂寂”“淅淅”“纷纷”“朝朝”“岁岁”。李易安《声声慢》开头连用七个叠词：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现代作家之中，朱自清先生非常喜欢用叠词，家喻户晓的散文名篇《春》里面，短短630个字，用了“嫩嫩”“绿绿”“微微”“偷偷”“嗡嗡”等17个叠词。

读《续资治通鉴》

读《续资治通鉴》，非常喜欢宋太祖开宝元年（公元968年）的一段记述。原文如下：一夕，大雪，向夜，普闻叩门声甚急，出，则帝立雪中。普惶恐迎拜。帝曰：“已约吾弟矣。”已而开封府尹光义至，即普堂中设重茵地坐，炽炭烧肉。普妻行酒，帝以嫂呼之。普从容问帝曰：“夜久寒甚，陛下何以出？”帝曰：“吾睡不能著，一榻之外，皆他人家也，故来见卿。”赵匡胤雪夜睡不着，去敲宰相赵普家的门，然后一边吃烧烤一边饮酒，这是皇帝的风雅。苏轼谪居黄州时，见月色入户而睡意全无，去承天寺寻张怀民步月庭中，则是文人的风雅。苏轼在《临江仙·夜饮东坡醒复醉》中说，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？我想，这恐怕是大多数人的内心感慨。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这当然看上去很潇洒，只是，你划着小船飘然远逝，在江上海上度过余生，总得吃饭吧。不耕作，没有钱，粮食和酒从哪里来呢？所以，这是苏轼夜饮后的醉话，说说而已，不算数的。

黛玉能上北大中文系

《红楼梦》中海棠诗社第一次开社，宝玉、黛玉、宝钗、探春四人以“白海棠”为吟咏对象，以“门”“盆”“魂”“痕”“昏”为韵脚，每人写一首

七律。李纨裁定宝钗的排第一，黛玉的排第二，怡红公子的压尾。她认为论风流别致，黛玉的好；论含蓄浑厚，宝钗的好。宝玉对自己的那首“扛榜”无异议，但认为“蘅潇二人之作还要斟酌”。我仔细读过宝钗与黛玉的诗作，觉得黛玉的前两联好：半卷湘帘半掩门，碾冰为土玉为盆。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魂。宝钗的后两联略好：淡极始知花更艳，愁多焉得玉无痕？欲偿白帝宜清洁，不语婷婷日又昏。黛玉的后两联格调伤于低沉寂寥，确不如宝钗的更富于哲思，更光洁健朗。反正呢，她们俩若生在当代，都应该能考上大学，上个北大中文系那肯定是小菜一碟，亦是如鱼得水。可惜她们生不逢时，她们得多羡慕今天的女孩子们啊！只是如今很多女孩子虽生在今时代，却并不懂得去珍惜韶华，发奋读书。尤其是一些有颜值的女孩子，嫌读书太累，以容颜为可居奇货，则去黛玉、宝钗甚远矣。

责权利要统一

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一回中，袭人回家看望病重的母亲，怡红院里剩下晴雯与麝月伺候宝玉。晴雯呢，坐在熏笼上取暖，麝月笑道：“你今儿别装小姐了，我劝你也动一动儿。”麝月的意思是，活儿不能自己一个人干，她负责给宝玉铺床，晴雯负责把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，把划子划上。怕晴雯不想动，麝月还找了个理由：“你的身量比我高些。”但晴雯就是不动，并且说：“等你们都去尽了，我再动不迟，有你们一日，我且受用一日。”宝玉见她们两个因为放一个套子的事聒噪推诿不止，只好自己把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，把划子划好。在任何一个组织中，如果干与不干拿同样的报酬，少干多干待遇没什么差别，那么，天性使然，绝大多数人会选择不干与少干，千方百计把活儿推出去，并以此为荣。毕竟情操高尚、任劳任怨的人只是凤毛麟角。所以，明确每个人的责、权、利，奖勤罚懒，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不劳不得，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否则，组织中必会矛盾重重，争吵不休，严重影响工作效率。可问题是，制定规则容易，真正执行起来却难上加难，因为缺少羞耻心与责任心的人一抓一大把。

平平淡淡才是真

陆游后半生的诗，语言浅近，诗意清淡，大多写其乡间生活的寻常景物与小小感触。评论家多谓其题材狭窄，境界重复。而我，偏偏就喜欢这样的文字。因为，相对于波澜壮阔、轰轰烈烈的生活历程来说，我更爱那平淡恬静的日子——连悲伤也是淡淡的，如天边的云，风一吹就散尽。一晚读《自咏闲适》，喜其颌联：“荷浦未疏鱼正美，豆畦欲暗雉初肥。”不禁想到李白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中的句子：“白酒新熟山中归，黄鸡啄黍秋正肥。”也许放翁借鉴了诗仙的句子吧。又读《杂兴》之一：“少年岂知酒，借醉以作狂。中年狂已歇，始觉酒味长。”如今的我，几乎不再沾酒的同时，也浇灭了一个个不安分的执念，并且不愿再去劳心费神地与人周旋。余生，唯愿深居简出，静度素年。一切都归于平淡了，以前忍不住要去做的事，要去说的话，都已经懒得去做、去说，忍不住要寻觅的真相，也已经懒于去探究。平平淡淡才是真。